

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

狂龙啸天

下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金康深谷絕學作品集

狂龙啸天

(下)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第四十二章 黑心自残亲手足 一代枭雄变痴疯

小灵乞首先立起，点名呼将，派遣了一些帮中高手出去后，立即朝醉老大磕了个头，请醉老大照顾梁帮主，然后与彭、吕二人，一道飞身上房，朝镇外纵去！

三条人影，刚越过两幢房屋，迎面又是一声惨呼，飞传而至，三人齐都大吃一惊，这声惨呼，非比寻常，竟像是受基毒刑拷打似的。

彭、吕与小灵乞三人，立即脚上加劲，如飞赶去。

蓦地数条人影，如流星横空般，疾射而来，三人连忙刹住身形，蓄势以待，眨眼工夫，数条人影全都停在三丈外！

彭中轩注目一瞥，当头领先的，赫然是小神龙方正斌，与夜枭神鸢裴素兰，身后随着粉面潘安方适利，还有四个面目陌生的老人。

小神龙方正斌宝剑横胸，白发怒竖，双目突瞪，眼中红如喷火，钢牙咬得格格声响，似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。

夜枭神鸢更是老泪纵横，呀呀叫声，惨不忍睹。

那四位老人，也都是各执兵器，怒气勃勃，意欲一拼生死方后已的气势，彭中轩人眼即知，这四位老人俱都是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！

这其中，只有捞面潘安意态轻飘，仿佛没事人儿般的。彭中轩扫了众人一眼后，心中不觉暗暗呼奇！

自与小神龙相会至今，虽说一向站在敌对之地位，但却没见过小神龙这般气怒过。

夜泉神鹭就更别说了，个性刚烈至极，初次出山，败在彭中轩手里时才见她垂头丧气。何曾见过她如此老泪纵横？显见其中定有什么重大伤心之事！可是，粉面潘安那种悠闲的态度，又不禁使他大为犯疑。

正当其时，蓦听小神龙恨恨一声厉喝道：“飞天玉龙，我和你前世无冤。今世无仇，你逼我洞庭湖不能立足，也还罢了！我立即迁移他往，我方某，可说对你一而再的容忍。谁知，你偏偏与我作对。至死不肯放过我，我方某当真如此好欺吗？今日，你将我爱孙掳去，是何用意？从速放出，万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嘿嘿！到时你千万别怪我小神龙手辣心毒。”

彭中轩闻言，心中猛吃一惊，他何至于如此卑鄙污浊，掳人小儿，做这下三流的勾当。遂忙解释道：“方老前辈，彭某非如此小人，令爱孙失踪，这其中定有蹊跷，与彭某绝无干系。彭中轩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，说话对得起良心，绝不会做这等事儿，还望方老前辈明查是幸！”

正当此刻，又是两声惨号传来。彭、吕、小灵乞三人同时惊住，不知对方今日竟来了多少厉害人物，若不早加禁止，丐帮今日帮众大聚，定当损失不少。小灵乞初次接位，即遭此不幸，定非吉兆。

小神龙嘿嘿两声冷笑。道：“真人面前何必还要装假，有人亲眼见你大白天携着一个白衣小孩在万县街上走，这难道是假？”

彭中轩心中又是一怔，诚然，他曾携着白姑娘与黑孩儿两人，在万县街转了一圈，那是送梅花娘娘上路时的事，但却不是一人。

彭中轩心征之际，迟了一歇答话，刚待启口辩驳，粉面潘安一晃身，从小神龙身后闪了出来，恨恨地哼了一声，阻住了彭中轩的话，道：“臭小子，你还想狡辩吗？陆家大花园，乌金帮地室中，是你去的不是？我弟弟就在地室中，当时地室中人全部外出，待人返回地室时，我弟弟人已失踪，这事除了你外，还有谁。赶快将我弟弟放出，万事不提！如若不然！哼哼……”

彭中轩一见粉面潘安火就大。吕良轅见到他，更是火冒三千丈，虽然彭中轩还没对吕良轅说明，可是，隐隐中吕良轅似乎已知道，这事儿除了他没有别人，因为她父亲吕怀民死后，她连尸骨没见着，显见是中了他那钢钩上的毒！

可是，事儿忽地牵扯到孩子的失踪，为了彭中轩清白，吕良轅只得强压心火，暂不发作。

粉面潘安哼声未了，小灵乞忽地插口怒骂道：“哼什么！我彭哥哥目似你这无耻小人，丐帮也没藏着你们的小野种，少将这事赖在我彭哥哥的身上，不要借题发挥，要干就干，谁还能怕你。”

夜袅神鸢脾性最劣，她早已容忍不住，忽然阴啸一声，骂道：“臭化子，你敢开口骂人，看杖！”

“呼”的一声，理头杖已随声疾扫而出。

小灵乞竹杖一拦，使出贴字诀，轻轻一带，已将夜袅神鸢威猛无比的杖，简简易易就拦在身外，道：“老妖婆，你神气什么？我小灵乞还没把你放在心上。”

夜袅神鸢一杖扫出，但可没预料到必中，她也万万想不到这小化子竟能轻而易举地就将她一杖给化解了。

禁不住火焚心头，又是一声怪啸道：“臭化子！你敢小看你祖奶奶，有种再接一杖试试……”

语音未落，“呼”的又是一杖劈出。

这一杖，由上而下，倾斜面至，削肩娃臂，威力十分。小灵乞若仍使贴字诀，即算仍能将她鸢头杖带开，夜袅神鸢只需一抽一横，小灵乞下露空门，双足就会落在理杖范围内，危险十分。

岂知，小灵乞乖巧万分，他不再用老套，反用离字诀，身形微退，竹杖划空疾旋，一颤一挑，又将夜袅神鸢老婆子的蟹头杖，挑上了半空，这一下可真把夜象神鸢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！

正当此际，粉面潘安忽地横身阻在夜袅神鸢身前，道：“这小化子，何劳婆婆大驾，待我来收拾他！”

谁料，他这刚讲完，彭中轩也开口叫道：“小灵弟！慢着，先把这事弄清楚了再说，不要蒙受不白之冤，我们应该一条条分清

楚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！……”

小神龙嘿嘿一笑道：“好漂亮的一句话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！我方某究竟与你有何冤？有何仇？你竟如阴魂似地紧紧追赶，最后挟持无知小儿……”

彭中轩也没待其说，即插言道：“我尊重你是武林前辈，希望你别含血喷人，即是挟持小儿，以作要胁，我就会向你提出条件，又何至伯你如此气势汹汹！”

小神龙一听，果真有理，既已挟持，还怕怎的？

想尚未了，粉面潘安一声吼喝，道：“爷爷，你千万别中了他缓兵之计，趁早动手为上，既算他没挟持，也必是因田弟的顽劣不肯就范而遭了毒手。”

粉面潘安说完，也不管他爷爷反应如何，左手金钩，疾挂而出，右掌似掌非掌，似指非指，猛劈彭中轩的小腹。

彭中轩知道粉面潘安毒钩厉害，不敢怠慢，嘿嘿一缘玉龙鞭已疾如闪电般，飞了出来。

粉面潘安见他两手空空，想不到彭中轩抽鞭这般快法，虽说金钩厉害非凡，可他不敢硬碰他的玉龙宝鞭。

粉面潘安右掌这一招，可也阴险毒辣无比，他想，他不顾我这一事，我就从上面要你送命。

于是，粉面潘安在金钩撤回之际，右掌骤加十二成功力，猛推面出！眼看彭中轩小腹与粉面潘安单掌只差这么半尺左右。

倏然，杨面潘安寥感一股温柔至极的阻力，将自己单掌悬空止住，无法下落，不觉哈哈一笑！

笑声未完，袖底疾射出五只袖筋，箭首全都是乌光闪亮的，一看就知这种袖箭满含剧毒！

嗖嗖嗖嗖！五只袖箭都插在彭中轩的小腹上，是这样的清楚明白，粉面潘安一见大喜，抽手猛退！因为就凭这五只毒箭，已足够军彭中轩于死地，彭中轩一死，他还怕港？他怎能不喜？

岂料，心喜未散，这一抽手，不觉骇得胆战心惊，冷汗直冒，敢情一只右擎，竟被对方神功吸任，丝毫动颤不得！

这一惊那还能小，紧急救援，金钩如电般，倒钩而至，他是想，二人近在咫尺，长鞭无法防止他金钩的近袭。

谁料，彭中轩有心所为，哪能不防备这一点，长鞭一圈一绕，已将他金钩绕住，使其无法攻袭。

这一刻，彭中轩若要取他性命，当真易如反掌，粉面潘安双手被制，功力再高，金钩再毒，也无能为力！

可是，彭中轩却不急于取他性命，因为他是吕良轶的毁家仇人，他已应允让吕良轶亲手复仇。

但是，就这眨眼工夫的耽搁，倏地一道银虹，如匹练般猛袭而至，劳但快疾无伦，且威不可挡，金中轩根本不用看，就知来的 是小神龙方正斌！

为了教人，急怒中攻出一刻，端得威势无比，彭中轩哪敢小觑，略一人运气，将粉面潘安弹了出去，紧随着长鞭一带，粉面潘安一个身子，已如流星般迎着小神龙的长剑飞了过去。

小神龙气得须发倒竖，长剑一沉，让过场面固安的身子，随着左掌起处，已将粉面潘安接住。

谁想，手刚抓住，突听粉面潘安一声病叫，十分凄厉，小神龙大吃一惊，还只道粉面潘安已遭了彭中轩的毒手，赶忙放下察看。

只见粉面潘安脸色煞白，右手紧握左臂，指缝中流出点点鲜血，那满含剧毒的金钩，已然不见。

小神龙至此，略放宽心，他本不耻粉面潘安手装毒钩，如今既被彭中轩拔去，他并不恼怒，连忙取出金疮灵药，为粉面潘安包扎！

粉面潘虽说痛得脸色煞白，可是，他的两眼、却凝注着彭中轩，一眨不眨，他心说：“我瞧你怎能逃过我五只剧毒袖箭之危！”

谁想，明明看到清清楚楚的五只袖箭，齐辣强在彭中轩的小腹上，彭中轩竟似若无其事般的，手舞长鞭倒卷，从怀中掏出一块油布，将那只从粉面潘安左臂上夺下的剧毒金钩接任，随着用油布的一角，在小腹上一只只地将那剧毒袖箭取下，一同包在油布中，放回怀里。

这动作不禁使粉面潘安大觉不解。其实，彭中轩即已施展神功护体。硬接粉面潘安一掌，粉面潘安的袖箭又怎能伤得了他。

看似齐都插在他的小腹上，实是彭中轩有意施为，故意让箭射进去些，但却还差这么一丝丝才沾着肌肤，忽忽一瞥之下，根本就无法看清！

这时，夜枭神鹭可也气馁了，恨恨地道：“飞天玉龙，赶快还我爱孙来，老婆子从此再不与你罗睺。如不还我爱孙，我老婆子虽明知不敌，可也要与你拼拼，再不然，我也要散发绿林帔，请武林中正源人物主持正义，你……”

彭中轩这时真叫有口莫辨，可是他也不能蒙此丑名，若当真让武林正振主持正义……他实在不敢想，恩师之名会从此被他辱没。

岂料，老婆子话没说完，划空传来一声娇呼！

“婆婆！婆婆！”

夜枭神鹭一征，回首探视，眨眼工夫，一条丽影如飞般而至，这来的敢情是夜枭神图的孙女，方蕙芳。

方蕙芳一停身，立即伸出左掌，摊开在夜菜油的眼前，方蕙芳手中拿的是一把黑锁链！

夜枭神鹭一见这黑锁链，心中突的一跳，因为她已认出，这把黑锁链，原本是金子的，也就是她爱孙麒儿身上之物！

夜枭神鹭一见，又哪能不惊，忙问道：“芳儿，麟儿他人呢？他怎么啦？”

夜枭神鹭说完，伸手欲将黑锁链取过。

方蕙芳猛的一退，这一退只有三五尺远，大概脚下没立稳，身子晃了两晃始拿桩站稳，但却没让夜枭神鹭将黑锁链取去。才喘息着上气不接下气地道：“婆婆……这是……地下室……一个……大石柜中……找到的……麒弟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”

夜枭神鹭先还以为方蕙芳因急于报信，奔行过速，一时中气接不上来，岂知，越听越不对劲，禁不住朝方蕙芳仔细地打量了

一眼！

只见她脸儿惨白如纸，惨白中还隐隐透着一股青气，正待动问，忽又听她仍然断断续续地接着道：“麒弟……麒弟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早已化……化为一……滩黄水……只留下……骨发……和……这把锁……”

夜枭神鸢最疼爱这个小孙子，因为他自幼聪明绝顶，但凡文武，教无不会，学无不精，真可说人见人爱。

如今，一旦闻听爱孙惨遭不幸，夜枭神鸢哪能不惊魂飘风，骇魄失散，一而再的事儿，本就够伤心啦，再一闻此事，夜枭神鸢脾性再烈，心儿再硬，她也禁受不住，头脑一眩，双目一暗，昏了过去！

小神龙一见大惊，撇下粉面潘安，抢抱起夜枭神鸢，凄声叫道：“老婆子！老婆子！你怎么啦！”

这里话还没落唇，忽听彻面潘安一声大叫道：“芳妹！芳妹！你……你……”

蕙芳姑娘阴阴一笑道：“谁是念……的芳妹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可没……你……你这种……狠心狗肺……的哥哥……你……害了麟弟……只为了……为……激怒爷爷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方蕙芳还想骂两句，但已然骂不出声，身体一软，倒了下去。

粉面潘安哇的一声大叫。抢前欲用药解救，因为他已发觉方蕙芳也中了毒，而且毒已甚深。只是，他仍然迟了一步，方蕙芳正是返魂乏术，魂归天国！

方蕙芳她自己并非不知中毒，当她手触黑锁链时，掌心一麻，她就知已然中毒。可是，一见到黑锁链，同时也就知道，所见的发骨，正是他们一家大小所宠爱的，而又已然失踪的麒儿。

这一来，方蕙芳不觉心中大病，从膀弟的死状来判断，明明是死于毒。而且这毒厉害无比。这毒的来处，除了她哥哥粉面潘安左手上的金钩外……”

方蕙芳简直不敢想，可是又不得不想，粉面潘安这是为什么？连自己的一个亲弟弟都忍心下此毒手！

蓦地想起小神龙暴怒启开封存刚一年的剑，那脸上一股凛

然杀气，心想，是的！他只为激怒爷爷……

这一想，芳心更痛，再加上情场失意，方荔芳蓄意倾情，于是，故意不予理会，且尽快地奔行，来加速毒性的发作！

所以，在夜袅神鸢用手拿黑锁链时，方慧芳不让婆婆接过，就是怕夜马神鸢也因此染上了毒！

终于，方慧芳死了，粉面潘安心中老大不忍，因为他到底是人，而不是畜生禽兽，他也滚下了两滴眼泪。

蓦听一声如雷暴叫，小神龙如飞般扑了过来，粉面潘安双足一点，身子跃起，想要纵跃开去，因为他已发觉爷爷这时的来意不善。

人在半空，突听身后呼的一声响，后颈已被钢爪一般的手抓住，再也无法避开，双双落地！

小神龙一声狂叫道：“你这毫无人性的畜生，你瞧，你婆婆！

你妹妹！你串弟，全都死在你一人手里，你这昧良心的狗东西，你于心何忍？你……你……”

小神龙越说越怒，说到后来，眼睛都流出血来了，嘴里也流出血来了。紧接着，高举着一只手。眼看就要拍落在粉面潘安的天灵差上。

极面潘安本不信婆婆已死，闪眼一瞥，夜袅神鸢当真僵卧地上，早已断气，心中更加害怕。

可是，小神龙如今这一掌推下，粉面潘安就别想再活了，他不知田来一股蛮劲，竟回肘在小神龙腰肋下撞了一下。

这一下说巧不巧，正好撞在小神龙愈气穴上，小神龙神智微昏之下，连避也没避，一声痛叫，全身功力尽散，地倒在地下，两眼直视，口中咕噜咕噜不知说些什么，神经似已错乱！

与小神龙等同来的四位老人，早年在洞庭湖本是小神龙的手下，这次前来助拳，只激于一时气愤，彭中轩不该掳人无知小儿！

当他们得知此事实是粉面潘安所为时，他们也不便再与彭中轩作对了，眼见彭中轩盖世无双的神功，他们就更不敢动。

可是，当他们看到场面潘安这种反逆所为，哪里还忍得住，

一声暴喝，齐朝粉面潘安疾扑而去。

倏地，一道银虹，如电闪般阻住四人，四人一看，来的敢情是飞天龙彭中轩，心中不禁奇怪，彭中轩怎会还卫护这种禽兽不如的畜生！

忽听彭中轩道：“诸位，怨在下未曾请教诸位大名，只是，这小子，我们另有一段冤仇待了，诸位还是请将方老前辈安顿吧！”

彭某这里谢过！”

彭中轩说完，深深一揖，随将手中玉龙宝剑朝吕良辕一抛，道：“辕妹，我已经查明，他就是杀我岳父母的正凶，你还不上前，亲手诛了他，更待何时？”

吕良辕接剑时，本还一怔，如今彭中轩一说，禁不住热泪满眼眶，银牙一咬，再不言语，挥动玉龙宝剑，施展开金莲血剑十二绝招，疾往粉面潘安扑去。

粉面潘安若左手毒钩未去，吕良辕纵然金莲血剑十二绝招威猛无比，要想胜他，却也不易！

可是粉面潘安毒钩一去，威势大减，再加新创未愈，心情激荡，哪里还是吕良辕的对手！

只闪避得三数招，已被吕良辕玉龙剑开膛破肚，将一个人逢中劈为两半。吕良辕一剑得手，立即跪伏在地，对空膜拜，祈祷父母在天之灵，早日安息，彭中轩也跪在一旁，默默祈祷。

不过，却因此又使他记起了自己一家三代血海深仇正凶，四川双煞，杨仁杨义，至今不知身在何方，天涯海角，哪里去寻找？

眼见那四位老人，抬着夜枭神鸢的尸体，搀扶着小神龙那软如无骨，神连失常的躯壳，慢慢地离去时，心中更觉骇然神伤！

人生一世，所为者何？名乎？利乎？善有善终，恶有恶报，到头来难免一死！又何苦争一日之长短？……

彭中轩沉沉地想着。

蓦地，一声桌鸣，划过夜空，一个暴头环眼的高大老人，飘身落在彭、吕二人身前，注目朝彭、吕二人打量着。有顷方道：“好啊！凭你这两个臭男女，居然将我妹丈家闹得家破人亡，我裴衡海确实不倍，来来来，我们较量较量！我得替我妹丈出出气，为

我素兰妹妹复仇。”

彭中轩拍眼见那自称裴衡海的高大老人，手握一只怪兵器，长有五尺，弹跳跳的，说软不软，说硬不硬，如藤之活生弹力般，粗细儿臂，头上如蒲扇般一只大爪子，张着七只长勾，式样奇怪已极！

只是，这时大爪子上，满沾着红红的鲜血，仿佛刚从人身体里拔出来似的。彭中轩正奇怪他来得这般不巧。

蓦听，一旁小灵乞恨恨地哼了一声道：“阁下敢情就是适才伤我帮内兄弟的人吧！天堂有路你不去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，又何必一定要我彭哥哥动手，待我先接你几招试试。”

小灵乞说完，竹杖一挑，疾点而出！

裴衡海仿佛没看见他似的，忽发狂笑道：“我裴某数十年未入江湖，闻听江南丐帮声势赫赫，不可一世。今日一试之下，简直如上鸡瓦狗，不堪一击。裴某只使三招，就伤了四个乞儿，你这小化子，大概也活腻了，居然敢向我挑战，不接你也显得我裴某太小气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到了阴曹地府，千万别怨我……”

就在他这一阵说话的工夫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小灵乞已连攻三招，裴衡海也连连拆卸了三招。

三招一过，裴衡海不禁大为惊讶，他还以为，只需一招半式就可将小灵乞解决了，岂细小灵乞这三招，均为丐帮祖传二十四招龙蛇杖法中精奥无比的利招，一经施出，三招连绵而至，竟使裴衡海这老人无从还手！

眼见小灵乞手中一根青竹棒，裴衡海本准备硬接他一招，也要在第三招中将小灵乞劈了！

岂料小灵乞这龙蛇杖法，朗威又厉，既毒又辣，招招所指，全是身上要害致命处，裴衡海又哪敢硬接不避！

三招一过，小灵乞嘿嘿一声冷笑，道：“怎么样？丐帮当真全都是土鸡瓦狗，不堪一击么？”

裴衡海一听大怒，一时轻敌，险些阴沟里翻了船，倒给这小化子说了风凉话，禁不住心头火发，手中怪兵器，一振一伸，颤起数十个怪爪，迎头朝小灵乞罩去。

小灵乞一见，也不觉心惊。这种怪兵器，别说整个给挂住，就是让他一个爪子碰着也不好受。

于是，连忙舞起青竹棒加以拆解！

可是这一来，无形中他已落了下风，青竹棒再也攻不出去，只十数招一过，小灵乞已感应付困难，且频遇险招！

裴衡海既是夜袅神鹫之兄，他果真毫无能么？就凭这只怪兵器，也能看出他功力不弱！

可是，这时的裴衡海，他眼看就要北败的小灵乞手中，更惊！

更怒！更急！他本打算三两招，就能将小灵乞伤了，谁会想到，十数招过去，仍然未能将这小化子伤得，他心中怎能不惊！不怒！不急！

尤其，他这几招全用的是毒招，仍被小灵乞避了开去，禁不住一声大喝，怪兵器盪空急舞，发出“嚓嚓”的怪哨声！

眼见小灵乞这时，招架困难，就要伤在怪兵器下，忽见白影一闪，“叮当”数响，一阵火星迸射。

裴衡海大吃一惊，赶忙跃过一旁，察看手中兵器，不看还好，这一看竟把他气得心火擦冒，呀呀一声怪叫！

“臭化子！你敢伤我兵器！”

果真他那支怪兵器，七只爪子，竟被打断了三只，裴西海他岂能不怒，可是，他叫声未了。忽见一道自影，盪空疾旋，已如一把罗伞似地迎头罩到！

原来，小灵乞危急冲，已撤出了他那条武林至宝“蛇骨鞭”，解救了危急。紧随着施展开彭中轩所授的天爱招，飞身半空，凌空直扑！

这种先人绝学，究非凡响，一经施展，威不可挡，裴衡海出身以来，哪见过这等威势无比的招式，吓得冷汗直冒，怪兵器往空直旋，以御敌招。紧随着身形连晃，纵身直退。

又是一阵“叮当”连响，怪兵器七只爪全都折断无余；尚幸裴衡海退身得快，还没受伤，可也吓得倒袖一口冷气，手握一只光秃秃的棒儿，禁不住啼笑皆非。

小灵乞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怎么样？还有胆么？今日本帮主初

登宝位，不愿大开杀戒，你伤我兄弟，我折你兵器，算你幸运，还不给我挟滚，凭你也想与我彭哥哥较量？真是自不量力！”

裴衡海本是意气蓬勃，扬扬不可一世，一旦受挫，他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禁不住一声叹息。道：“原来阁下小小年纪已荣登丐帮帮主宝座，怪道有这等功力，裴某失敬之至，贵帮兄弟，袭某只是伤了他们，却没致死，兵器上亦无毒，帮主大可放心，我裴某虽与妹丈等同来，但却各有用意，我是奉命来接我们海龙王的千金，薛莲英姑娘的，就请薛莲英姑娘出来一见如何？”

彭中轩一听，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阁下敢情来自死海矮岛，失敬！失敬！薛姐姐已在半月前返回矮岛去了！你老来的真是不巧！”

裴衡海一听，双眉略皱道：“阁下莫不是戏耍我老儿！”

彭中轩忙肃言道：“我彭中轩一向不打诳言！”

裴衡海一听，突地上前一步，道：“阁下就是飞天玉龙？”

彭中轩躬身一礼道：“在下实是不敢当此雅号！”

裴衡海立刻又行前一步，道：“我有事情告诉阁下，请相信，我，附耳过来！”

彭中轩毫不考虑地就将头迎了过去，其实他暗中早已运起盖世“毕元神功”，将体护住，只是肉眼看不出来。

裴衡海轻轻细语，只两三句已说得彭中轩脸上倏然变色，热泪涌满眼眶，话完后，彭中轩立时就给裴衡海磕头！

裴衡海哪里敢受，忙侧身固拜，接着互道珍重而去！

裴衡海走后，彭中轩立即沉闷不乐。吕良短与小灵乞问他，他也呐呐地难以出口，终于，被吕良辕通急了，彭中轩方始道出。

原来，彭家三代血海深仇人，四川双煞杨仁杨义，自从苗疆黑湖桃花寨逃出后，竟投奔了死海矮岛，在海龙王处隐身。听说海龙王对其二人十分信任，愿尽力维护他二人，与彭中轩对敌。

彭中轩紧皱着眉道：“我倒并不是怕他海龙王怎的，更不怕什么死海，担心的却是俏郎辛兄与薛莲英的姻缘，对薛莲英的情面难却！”

“再者，乌金帮那小畜生去请师父了，也不知他何时方能返回，据说早则十天，迟则半月，这半月十天，当真不好等！”

“还有，这里事完之后，又该怎么办，直赴死海矮岛吗？怎么样去？怎么样说？怎么样复仇！”

“当真，事到临头，我简直一点主意也没有了！”

忽听吕良轶一笑，道：“轩哥哥！你一说我主意就打好了，何必如此愁苦满脸的，笑二个，你笑一个，我马上告诉你！”

在这个时候要他笑，他哪能笑得出来，苦着脸对吕良轶道。

“你一点都不关心我，我烦死了还偏要我笑，我又怎能笑得出来！”

好妹妹！你饶饶我！赶快告诉我！”

吕良轶小嘴一撅道：“好呀！还说我不关心你！我偏不，一百个好妹妹也不行，我非叫你笑笑不可！不笑我就不说！”

小灵乞见他二人，这时居然说起笑来了，赶忙远远避开。

彭中轩听吕良轶强调夺理，心中更烦，道：“好妹妹，你知道我心里多感受！”

吕良轶道：“就因为你心里难受，我心里也直痛，假如你能笑一笑，显示你的愉快，我心里也就不会痛了，难道你忍心叫我心痛！”

彭中轩一听，滑稽透顶，反而笑了！

吕良轶一见，忙商兴道：“这才对呀，现在我告诉你。第一，乌金帮乌小云切师父的事，非等到田决不可。待这里事情一完，我仍立即掉头南下出海，径赴死海矮岛，你还将青布包头，我也变变装，改名换姓，求医而去。

“遇到薛姐姐与李哥哥时，暗中一打招呼，叫他们别作声，不是得了吗？我再暗中寻找仇人藏身处，将他们杀了报仇。

“待海龙王得知后，我们早已扬帆出海，走得无影无踪，既没得罪薛姐姐，他们的姻缘也就不至于破坏！不是很妙吗？”

彭中轩听了，又是点头，又是摇头，道：“这要说起来，确实容易，做起来可就没那么简单啦！”

吕良轶道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你手

到擒来，得报血仇，以偿风愿。到时，我们再到大雪山去安安静静享受一些日子！”

彭中轩见吕良辕说得十拿九稳，也不便扫她的兴。其实，他又何尝不抱着十二万分的信心，报仇血恨，任何艰难困苦也别想阻碍住他！

可是，这等人的日子，却不容易过呀，简直是度日如年，丐帮众每日不断的有信息传来，但都是“未归……未归……未归”。

——已经过去了七天了，彭中轩越等越急，简直如坐针毡。吕良辕看不过，牵着彭中轩出门道：“轩哥哥，我们出去玩会儿！”

彭中轩眉头一皱道：“你怎么忽然想到玩啦？”

吕良辕道：“我就是爱玩嘛！你来不来？”

彭中轩眉头更皱，道：“这时我哪还有心情陪你玩，叫丫环陪你去玩会儿好啦！”

吕良辕身形一扭，撒娇道：“不！我就要你陪，没你就不好玩啦！你倒是来不来嘛！不来算啦！”

吕良辕说完，摔手径自走出门去！

彭中轩唯恐吕良辕生气，从后门急埠而出！这一出门，数日的忧闷当真全都消散了，彭中轩不觉盛赞吕良辕的机智。

吕良辕领着彭中轩在大街上乱钻乱走，尽往人多的地方跑，彭中轩也就茫然追着，不问目的！

忽闻喜炮暴响，吕良辕一马当先，循声而去。

来到一家大门口，人潮熙攘，欢笑连声，当真在做喜事呢！吕良辕三不管，拉着彭中轩往里钻！

吕良辕想凑热闹，遇着人她也不害羞；见面就恭喜道贺。既是做喜事，恭喜道贺总错不了！

谁知，她说一声，别人就朝她瞪一眼，弄得她莫名其妙，敢情她自己也忘了，身上穿着青衣，头上带着重孝，怎好往别人喜堂里跑！

忽地一个管家模样的人，横身将吕良辕阻住，喝道：“哪来这么个不要脸的臭丫头，还不赶快给我滚！”

这一句骂得可真凶，吕良辕哪能受得了。手起处，已吊往那

人手腕，脚下一勾，摔了一个跟斗，骂道：“你敢嘴里喷粪，我就让你尝尝狗吃粪的味道！”

那管家当真挥了个四肢爬地，痛得他哇哇大叫。

这一叫，宾客一轰大乱，牢时有人高叫道：“来人哪！来人哪！”

彭中轩一见出了乱子，见那叫人的，年纪挺大，似是主人模样，忙上前行礼道：“这位大叔，我们只是想……”

谁知，话没说完，主人已“呸”了一声！道：“你们想怎么样？造反吗？这也得有个规矩，我们不是不懂，早给你们/你们还要打！”

敢情彭中轩他也忘了，他股上那模样虽洗去人丁乞丐，已穿上乞丐帮那乞儿衣服，左一块补丁说较一般的乞儿来得干净，但是，只一看也知道

主人驾声没完，两个教头模样的人已挤了进来，伸手就要来抓彭中轩，彭中轩怎肯与这种人一般见识，正待牵起吕良轶往外走。

谁想吕良轶早已火焚心头，一冲抢上，只两招，已将两名教头模样的人打倒地下，气唬唬地道：“我们偏要看！谁敢再来！”

主人一见，大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找他们管事的！”

这里语音方落，门口已传来一声怒喝，道：“何方小子敢在此地闹事，想是不要脑……”

袋字还没出口，闪眼瞥见是彭中轩，口张开了却合不拢了，“扑通”的一声，远远地跪下了，膝行近前，降降略先磕了三个响头，方道：“不知是小爷爷驾到，小人该死该死！掌嘴！”

他自己叫掌嘴，叫完了抬起头来，左右掌同时开弓，劈劈拍拍的当真打了起来，而且势道还真不轻！

这种事儿，真是世间少有，千古奇闻，彭中轩一看敢情就是第一天相遇的那两名凶乞之一，遂忙道：“好了！我不怪你就是，起来吧！”

那乞儿叫王七，一听叫起，赶忙又朝彭中轩磕头谢过，方敢来，这一下，那主人可吓呆了，王七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们大堂不